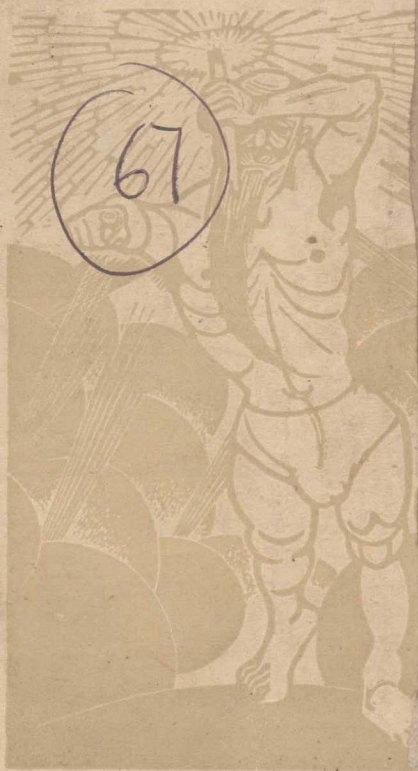


天亮了

紺弩

67



天亮了

紺弩

## 本書作者其它著作

兩條路(小說)	羣益
沉吟(散文)	文供
巨像(散文)	學習
血書(雜文)	羣益
二鴉雜文(雜文)	求實
小鬼鳳兒(劇本)	立羣
山呼(詩)	即出
海外奇談(雜文)	即出

## 天 亮 了

• 權 版 有 •

著 者：聶 紺 弩

總經售：求 實 出 版 社

九龍廣東道五九八號四樓

印刷者：香港馬寶道六十四號  
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電話：二二一七八

定 價：港 幣 二 元 四 角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版

一九五〇年八月再版

## 序

這本書里的各篇，依照我自己的分類法，可分爲這樣幾種：

1. 演義：即有藍本而加以數演的，如「德充符」，「毛遂」，「季氏將伐顓臾」。畧近於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

2. 故事：把曾經有過的人物，不問他們是真有假有，也不問是不是同時同地，隨意湊合，而創出新的故事，如「第一把火」，「鬼谷子」，「韓康的藥店」，「獨夫之最後」。

3. 童話：「天亮了」，「兔先生的發言」。

4. 寓言：「殘缺國」。

5. 劇本：「天亮了」，「夢」，「獨夫之最後」。

小說：「奇遇」。和演義不同的是人物不是借來的。

我是一個戰鬥員，在整個戰鬥行列中，力量當然很小，或者簡直不算戰鬥。但在我自己，却是時時在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打擊舊世界的統治者。沒有或很少直接和統治者戰鬥的人，當然不理解。至少不十分理解，和統治者戰鬥的艱苦的實況。統治者把一切利器都拿在手中，其中最厲害的一種就是原稿審查制度；我什麼都沒有，只有一隻筆，而又人要在他們的治區生存，文章要在他們的治區發表。赤膊上陣，即使也值得稱贊，文章能不能見天日，總應該顧及。說得隱晦，繞了太多的灣，不容易為大眾所一望而知地理解，甚至有時離開了「常識」，批評自然應批評，但請先理解我是在和統治者的打仗，不是在為大眾編教科書；而和統治者打仗，為大眾所不易接受的這種文章，也決非簡直有沒為大眾的意義。我的任務，本來比批評家們的稍稍難一點：我的對象是統治者，某些批評的對象則是我，對我講話還有什麼不能直說的呢？這就是我的某些文章和它們的寫法的來源。

雖然挨過罵，却也不是不曾得到過安慰：在桂林的時候，偽中央圖書雜誌審查處潘公展通知各地，不看文章，只看名字，就必須沒收原稿的人，第一名就是我。在重慶的時候，「軍政當局」

毅肅，孫元良，張篤倫（我記得他們的名字）等輩公開聲明，看見「紺弩」兩個字就冒火，就頭痛，就不願看那報紙或刊物。他們代表統治者感到我打在他們身上的拳頭的分量。這是比批評我的人更公平的批評，是比贊美我的人更切實的贊美；這光榮是屬於我的！

魯迅先生說過：攻擊時弊的文章，最好和時弊一同消亡。新時代已經來了，我的這種文章，這種文體，這種手法，即將消亡，我是感到的。但現在還是集在這裡，當作一本書獻給讀者，並非做帶自珍；而是它們還可以告訴讀者：什麼時候有人寫過如何無意義與意義很少而形式上又有些奇形怪狀的東西。

里面的「德充符」，在文藝雜誌預告時，題為「兀者」，在港版大公報發表時，題為「一個殘廢人和他的夢」，「德充符」是莊子原篇名，意謂人最要的是德性充足，形體之類無足輕重。里面的上天的事是根據所亞的「上天堂的路」一文，餘均莊子原文。無論是申徒嘉或所亞，都沒有什麼了不得，不過在舊世界里，哪怕是一個畫家的一點點美德，有時也很難能可貴。表揚一下那種美德，也要算是對舊世界的戰鬥的。

「奇遇」是沒有完篇的中篇或長篇里的一節。現在不想寫完它了，就讓它單獨存在。所要聲明的，是那裏面的意見，本是那裏面的人物的，現在一獨立，讀者就會以為是我的了。其實我倒不見得完全同意那位「頭腦」先生的話，不過沒有閒心去改正罷了。

「夢」是抗議甘地，尼赫魯們被捕事件的，是在他們被捕的時候寫的。那時候的尼赫魯和現在的尼赫魯，在我眼中，頗有點不同，如果是現在，就不會寫他，至少也不會把他的名字和我的攪在一塊兒了。

「毛遂」和「季氏將伐顓臾」，都對時事是有所影喻，也正因為那影喻而寫的。但縱然在當時，說不定就有以為我在「唸唸有詞」，大惑不解的讀者；現在自然只見一個伶俐的家臣和一個教學生做好家臣的老師在受褒揚，這真是一個大悲哀！好在天亮了，以後大概用不着寫這種文章了。

## 再版序

「天亮了」得有再版的機會，我應當寫幾句話在前面：

首先，是把初版的最後三篇：「毛遂」、「季氏將伐顓臾」、「獨夫之最後」刪去了。本來對於最後那篇還有點遲疑，仔細看看，並沒有把我的本意：獨夫就是死了也逃不了人民的誅罰這一點充分表現出來，那就刪除算了。這麼一來，總算省下了五分之一的篇幅。

「天亮了」一篇，現在還有多少積極的意義，在香港這種地方特別顯出。比如翻開反動報刊一看，他們也說民主和極權，反抗與壓迫，自由與奴役，甚至革命與反革命。只是那含義與我們所說的剛剛相反。只要這世界一天還有兩個階級對峙，還有代表兩種階級的利益的政權存在，像「天亮了」那樣的現象就不會消滅；「天亮了」所表示的諷刺意味，以及對於世界前途的指出，也就還有



它的積極性。其餘「兔先生的發言」、「韓康的藥店」、「殘缺國」、「奇遇」等篇，雖說在新中國的作用減低或者沒有了；但在世界範圍內的作用却還存在；讀者還可以從它們去體會這世界。

「鬼谷子」是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教條的一種大膽的否定。如果說得上是思想的話，它是作者的思想的一個重要的部份。不用說，作為思想看，未免太片面了，只是破壞的，消極的，缺乏積極建設性的一面。不但這一篇，這一整本書；也不但這一本書，作者的全部作品，都有這一個致命的弱點。一面固然是由於生活在反動統治之下，不能不有些曲意適應環境的地方，如初版序裏所說過的；主要的却由於作者的努力不夠，沒有切實把握住作為思想的另一面的積極建設的東西，說得明確些，就是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這是作者深自引愧和應該加緊學習改造的。

「第一把火」是紀念魯迅先生的。自己覺得是一篇平庸的東西，不但寫得不够形象化，意義也太簡單。把普羅美休士寫得那麼寂寞，孤獨，而沒有顯示出不寂寞，不孤獨的一面，簡直是一個錯誤。這是受了魯迅先生早年談自己的某些文章的影響，也受了作為這篇作品的藍本的「取火者的逮捕」（鄭振鐸）的影響。當然，主要的，如前所述，是自己思想的片面性；是由於那片面性產生的

能力薄弱。

「德充符」和「天亮了」一樣，在這本書中，是氣力花得較多的，但表現的意義却比「天亮了」差。因為它是在寫作的當時沒有明確地感到的，宣揚一種狹介思想，消極地做好人的思想。「狹者有所不爲」，如不屑脅肩諂笑，同流合污之類；但比之於進取，有爲，革命，那意義是很小的。在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作爲一個作者，一面固然對那統治作過若干程度的戰鬥；另一面也作過更多的適應，有時甚至變成思想的癱瘓，以達到極小的一點點爲滿足。「德充符」是那種情況之下的產物。

新中國的誕生，給作者的思想的推動作用是無比的。回頭再看這樣東西，覺得它們是脫離實踐，關在個人小天地裏的一些貧乏的幻想。但作爲夜景的紀錄，却還有用的。初版的錯字都盡量改過了，有兩處漏的字太多，無法加進紙型裏去，只好在這裏作一個勘誤聲明：

一、第一〇九頁第三行「……來的。」下應補入：

「又有的說，真的王子倒真給敵人殺了，只剩下宮女。」

二、第一四八頁第三行「這真是沒有想到的事呀，」下應補入：

「竟請自己這樣的小動物講話？」

三、「兎先生的發言」中，牠兩字互用處太多，改起來麻煩，任它去。

末了，供給讀者一點印證的材料：「文章是自己的好」，作者的偏好是「鬼谷子」、「天亮了」、「兎先生的發言」、「殘缺國」、「夢」等篇。

一九五〇、五、十五、香港

## 目錄

第一把火	一
德充符	二一
鬼谷子	六三
奇遇	七八
天亮了	八九
兔先生的發言	一四二
韓康的藥店	一五八
殘缺國	一七〇
夢	一七九
普羅美休士(木刻)	黃永玉(封面)

# 第一把火

——為魯迅先生五年祭作

## 一 寂寞

「早點回來吧！」

阿霞趕到大門口，望着普洛美休士的背影說。一面扯起圍裙的一角，指那剛才在廚房洗過鍋碗的濕手。

亞坡羅的黃金的寶鑿懸掛天邊，它正要向那遙遠的不可知的世界駛去。最後的金光，在天空燒起了一把烈火，把滿天的雲都燒成紅的、紫的、金的、藍的，各種光輝燦爛的顏色；顏色的光輝落在阿霞的頭上、臉上、身上，使阿霞變成一個青春少婦了。她微倚在門邊，睜大眼睛凝望着普洛美

休士的矮小而佝僂的背影。

「唔！」

普洛美休士回答，沒有回頭，也沒有停腳，聲音低得幾乎連自己也聽不見。但他覺得這已經够了，阿霞定已習慣地聽見了他的允諾。

他低着頭，兩手又在背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腳下一根橫着的樹根絆了他一下，他一驚，背上出了一陣冷汗。唉，真是老了，常常提不起腳步，常常要被腳下的小東西絆倒！

走到一個池邊，從池水裏看見滿天的雲霞，那些幾乎是沒有實體的光彩正在變幻明滅，幾匹歸林的鳥又正在霞光中穿過。這太難得，現在是初冬，竟有和夏季一樣的傍晚。

「好美的世界呀！」

他想，不覺停下了脚步。但同時從平靜得像一面鏡子的水中，看見一個禿着頭，兩鬢以下紛披着花白的鬚髮，有着一雙疲乏的細小的眼睛的老人的影子。哦，他的顴骨多高，兩眼陷得多深，顏色多麼蒼白！在這樣奇美的霞光之下，他竟沒有稍微年青一點！這水中的老人就是他自己。

「我和這世界是不調和的！」

他撇下池水里的天空和他自己的影子走開了。帶走的只是他的寂寞。

在神和魔正在鏖戰的時候，普洛美休士幾乎像是個無用的神。他的身軀矮小、瘦弱、多病，幾乎只要一陣風，就可以把他刮跑。他的手，從來沒有接觸過矛、戈、弓、箭，也不會真正面對面地和一個魔碰過頭。然而，在那戰爭中，他却用他的智慧給神們策劃出了整個的作戰計劃；用他的遠見指出了神的必勝的將來。宙士和別的神們在每次挫敗之後，總是垂頭喪氣，心灰意懶，以為從此大勢去矣；在這樣的時候，他總是用雄辯的唇舌撫慰他們，激勵他們，煽起他們的心底的復仇的火燄！他無明無夜為一切有利於戰爭的工作操勞，他以一種狂喜的心情埋頭於那些工作，那些工作也就像醫治他的身體上百病的藥，使他不但不感到絲毫疲倦，反而精神抖擻，元氣充溢，回復了他的早已消逝了的青春。他獨自地大笑，獨自地狂歌，獨自在屋子裏孩子似的跳來跳去，却全不爲了什麼因由。

「你這永久不上戰場的傢伙，爲什麼這樣高興戰爭呢？」有一次，宙士這麼問他。

鐵蹄下喘息的緣故！」

「那是因爲我太憎恨魔了的緣故！那是因爲魔是神的吸血者的緣故！那是因爲神將不再在魔的鐵蹄下喘息的緣故！」

「聽說你也還因爲想做神的王的緣故吧？」

「聽誰說呢？宙士，你應該裁判那說話人，因爲他是魔的間諜，他離開我對你的幫助，你又是不能缺少這幫助的。而且宙士喲，如果是依照我們神的鐵則，不能上戰場的傢伙，是永久也不能做神的王的呵！」

「那麼，你將從這戰爭得到什麼呢？」

「我將得到神的解放。」

「不，我問的是你自己，完完全全屬於你自己的。」

「不，宙士，我說的正是我自己，完完全全屬於我自己的。神的解放是我唯一的信仰：我相信，我是這信仰者中的最堅強的一個，因此，我將得到比一切神所能得到的更大的忻悅。」

戰爭結束了，一切像他所預言過的一樣：魔滅亡了，勝利屬於神。神的王國建立了，日漸地繁



榮，開花。但是他所得到的最大的忻悅，却日漸地褪色，暗淡，終於無影無踪了。他的心日漸寂寞起來，他的肉體又無可抵禦地衰老了。

「普洛美休士喲，你爲什麼這樣寂寞呢？」

時時爲他担心的阿霞這樣問他，他回答道：

「因爲神已不是從前的神了。自從神的統治代替了魔的統治以來，神就逐漸變成了魔，把魔曾經加在神身上的一切，那曾經爲神所不能忍受的枷鎖，壓榨，都加在另一種被統治者的生物上了，就是那叫做人的生物！」

但是，對於阿霞那樣善良而又柔弱的靈魂，這些話未免太嚴重，太教她擔憂。他只好默然。他已經在默然中過了許久許久了。

## 二 火的殿堂

普洛美休士坐在火的殿堂的一個角落裏，面對着牆，兩手托着下巴，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